

读者来信

要害是反对“西学中”、反对中西医结合 ——评《中医科学必须彻底告别“余云岫现象”》

陈士奎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北京 100700)

编者按:本刊今年第7期上发表了中国中医药学会柳秉理的《中医科学必须彻底告别“余云岫现象”》一文后,于最近收到了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陈士奎先生激烈反对该文的来信来稿。虽然陈文未正面触及柳文的主旨观点,但为了有助于读者辨明是非,有利于发扬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的精神,特将陈先生的来信来稿全文刊出,以供读者们对照、思考。我们想,关心中医中药发展和关注中西医结合问题的各界专家学者,在对照阅读这两篇文章后,对其间的不同观点,乃至其中的是非曲折,将会得出自己的理解和判识。

我们认为,柳文讨论的是一个涉及学科发展决策的学术问题;而对于过去历史上有关国家发展和学科发展的政策、决策问题,是可以实事求是地回顾、讨论的。我们希望,今后参与讨论和争鸣的来稿,均能针对柳文的核心观点——中医学存在着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只有承认、尊重、维护这个独立的体系,中医学才可能得到完善和发展——展开讨论和争鸣;并希望来稿中均要坚持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原则,要切实避免任何上“纲”上“线”,伤及人身、人格的过激言词,以共同爱护改革开放20多年来来之不易的已开始形成的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氛围和环境。

编辑同志:您好

《科技导报》2000年第7期刊登的柳秉理文章“中医科学必须彻底告别‘余云岫现象’”,广大中医、中西医结合界特别是中西医结合界专家学者,深感痛心!经讨论和研究,委托我写了这篇文章,现寄上请审阅斧正。

实际上,柳氏的文章充满了谎言、谬论、虚假的前提、虚假的论据,如柳说“实现了‘中医科学化’就等于使中医丢掉了独特的医学科学体系……”、“把中医‘改造’成西医的‘中医科学化’……”、“在今天,‘余云岫’们……‘中医西医化’……”(把今天的西学中称为反对中医的‘余云岫’们……);无知而妄称“西医已走入徘徊不前的‘平台’……”(众所周知现代医学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地发展着),等等。由于篇幅所限,只好以后继续批驳其一些不实事实求是的胡编乱造!

我呈上的“要害是反对西学中、反对中西医结合”一文,也觉得文字多了些,实在没办法,越深入研究柳文,越会发现更多值得讨论的问题。

直到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仍明确地提出“促进中西医结合”的方针。柳氏不顾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政策,无视我国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成就,仍然以“彻底告别‘余云岫’现象”为名,反对西医学习中医,反对中西医结合,公然反到毛泽东同志身上!因为毛泽东的“批示”确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使过去中医受排斥的地位,西医反对中医的状况、情绪,在毛泽东关于“中国医学是一个伟大宝库”科学论断的感召下,统一了思想认识,大家都来继承发扬中医药学。所以,柳氏说“批示”是“悖论”,是别有用心的!必须彻底批判!

此致

敬礼

作者 陈士奎

2000.10.7

读《科技导报》2000年第7期刊登的署名中国中医药学会柳秉理的《中医科学必须彻底告别“余云岫现象”》,深感该文写的既明又晦、既狠又毒!其“明”在公然明目张胆地把我国西医学习中医者(以

下简称“西学中”),竟称为“余云岫们”……;其“晦”在居然全文一句“中西医结合”字样也没提及,实际上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反对西医学习中医(也反对中医学习西医)、反对中西医结合的腹诽心

谤之“狠”已至“梧鼠技穷”地步，终于编造出“中医药工作的‘凡是’论”（柳氏的文章始终也没有具体说明“中医药工作‘凡是’论”是什么？）招摇过市，更诬称毛泽东同志 1958 年 10 月 11 日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为“悖论”，企图从“根上”下毒手、扼杀“西学中”，阻断我国首创的中西医结合学术和事业的发展。现仅就其两个要害问题评论如下。

一、以偏概全，以个别历史人物否定建国以来新中国培养的“西学中”人员，反对西医学习中医、反对中西医结合

该文一开始就讲“早在本世纪 10 年代，以余云岫为代表的一些接受了西方科学和西方医学的人即公开提出废止中医的主张。尽管从当时起，余云岫的思想观点及余云岫其人其事已历经国人反复批判，但是，许多不断改头换面、重新包装的‘余云岫现象’始终若即若离、时急时徐地干扰着中医的健康发展。”特别是柳氏在讲了“1958 年，从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铸成了困扰中医发展长达 40 年之久的一个悖论”之后，紧接着又讲道：“需要指出的是，在今天，‘余云岫’们……”。公然把历史的余云岫与今天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人员挂在一起，混为一谈，称之为“余云岫”们！即把“西学中”人员统统视为和余云岫一样是“主观认为：中医是落后的‘封建医’……”；不过是“改头换面、时急时徐地干扰着中医的健康发展”。真有一股子将“西学中”人员置于死地，企图废止“西学中”以扫除中医健康发展的“障碍”之杀机。柳氏不仅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50 多年来努力培养的广大“西学中”人员称为“余云岫”们，而且丑化“西学中”人员是“西医人员学习一点中医”。这简直是对广大热爱中医，认真学习、刻苦钻研中医和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西学中”人员的恶意中伤。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党中央及国家即号召西医学习中医，鼓励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向中医学习，与中医合作，共同研究中医药学。并强调，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固有的中医药学得到发展，提高到现代科学水平；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纠正对待中医的武断态度和宗派主义情绪，巩固和建立起中西医之间的互相尊重和团结关系，共同为继承发扬中医药学及发展世界医药学做出贡献（见 1954 年 11 月 23 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

40 多年的实际表明：我国首倡并组织西医学习中医，举办西学中班培养“西学中”人才，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包括现代医药学方法及中西医结合方法

等研究中医药、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无论是在继承发扬中医药、促进中医药现代化发展，还是在促进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国内外瞩目的巨大成就和进展。正如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余靖同志“在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00 年 8 月 5 日）中指出：“新中国成立 50 年来，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导下，中国中西医结合事业不断取得进步与发展，中西医结合队伍逐步壮大，中西医结合科研水平不断提高，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科研、教学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扩大。”（见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西医结合信息》2000 年第 2 期）再从一些具体成果看，如中西医结合诊治急腹症，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中西医结合救治多脏器衰竭，中西医结合诊治血液病、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肝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疾病、儿科疾病、皮肤病、眼科疾病，以及针刺麻醉和针刺镇痛原理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中药研究如抗疟新药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砒霜新制剂的研制成功、治疗再障贫血的骊玉红、治疗肿瘤新药“康莱特”、治疗肝炎的新药联苯双酯，等等。其中有些项目居国际领先地位。这些成果的取得，正是一批西学中人员刻苦钻研中医药学，开展中西医（药）结合研究的结果。特别是我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通过举办西学中班培养出的近 5 000 名“西学中”人员，在临床、科研、教学等不同领域为继承发扬中医药学，促进中医药现代化和中医药走向世界，促进中西医结合及中西医结合医学学科建设发展，使中西医结合医学成为我国首创的一个学科（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等等方面，均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其中许多西学中人员已成为国内外著名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学者，如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和老年医学专家陈可冀教授、上海医科大学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沈自尹教授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中西医结合外科专家吴咸中教授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等。他们可都是在毛泽东指示和党中央号召下学习中医的“西学中”人员，他们像你柳氏所说的只是“学习一点中医”吗？如果像柳氏所说只是“学习一点中医”，能取得上述举世瞩目的中西医结合科研成果和学术成就吗？请问柳氏，你知道和理解我国广大西学中人员为发展中国医药学、发展全人类医药学而刻苦学习和钻研中医药学的奋斗不已、继承创新、艰苦努力的科学精神和所下的功夫吗？所以笔者认为柳氏在文中所讲的“前者要求西医人员学习一点中医，进而用西医基础理论的标准改造中医”，不仅是极大歪曲毛泽东的“批示”，而且纯属对我国广大西学中人员的蔑视和诽谤。

二、毛泽东著名的“10·11”批示,是党中央制定中西医结合方针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抑氏污称“悖论”,大谬不然

请看毛泽东 1958 年 10 月 11 日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尚昆同志: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 1958 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 70~80 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 1960 年冬或 1961 年春,我们就有大约 2 000 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以下简称“批示”)

1. “批示”内容的说明和对柳氏“悖论”及其“隐匿”思想的揭穿与反驳

必须明确,毛泽东的“批示”是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表示的书面意见。“批示”的前提是“报告”,批语的头一句话就针对性地指出“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说明“批示”并不是毛泽东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凭空设想,而是依据“报告”,在“报告”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情况、经验和建议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综合性思考的判断、产物和成因。这一前提是构成毛泽东“批示”的根据、原则和逻辑支点。批语的整个内容或核心内容,也是针对性地讲到如何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及对办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希望、要求和一些周密严谨的具体部署。非常清楚,其核心思想明确突出,毫无歧义。

(1) 从哲学和思维科学上看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思维科学认为“思维与存在相统一”。毛泽东同志的“思维”(形成的“批示”)是与“报告”这一“存在”密切联系而统一的,有了“报告”这一“存在”,反映到毛泽东同志的头脑才产生了反映毛泽东同志“思维”的批语。而柳氏不顾且离开这一“思维与存在相统一”关系,断言毛泽东“批示”为“悖论”,纯属“武断论”或“独断论”。

(2) 从逻辑学看 一是采用“偷换前提”的手法,将“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这一前提,偷换成“毛是出于对中医的保护”,犯了“偷换前提”的逻辑错误。其目的是为其制造“悖论”,谎称“批示”的核心是“既承认中医是科学的,又……”做

好铺垫。二是犯了“偷换论题”和“转移论题”的逻辑错误。如上所述,毛泽东“批示”的核心内容是如何举办及开办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问题,丝毫没有涉及关于中医科学不科学及“中医自身的发展与完善”等问题。而柳氏却说“这个悖论的核心是:既承认中医是科学的,又将中医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寄托于西医学术身上。其症结在于:中医既然是科学的,为什么不能按照自身的科学规律,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呢?”前一句是“偷换论题”,后一句又“转移论题”。无论偷换的论题还是转移的论题均与“批示”内容毫不相干。也就是说,柳氏为其“悖论”所编造的“论据”,纯属背离“批示”内容,是与“批示”内容毫无联系而主观臆想出来的。因此又犯了论据与论题“不相干”的逻辑错误。三是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如将“批示”所讲的“以两年为期”,偷换为“要求西医人员学一点中医”;将“中国医药学是一什伟大的宝库”,偷换成“中医是科学的”;将“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偷换为“进而用西医基础理论的标准改造中医”,以混淆“批示”的概念、范畴,蛊惑不明真相的人们。四是违反逻辑学的同一律和不矛盾律。如柳氏首先毫无理论和根据地说毛泽东的“批示”是“铸成了困扰中医发展长达 40 年之久的一个悖论”,既说从“批示”中“应当肯定,当初毛是出于对中医的保护”,同时又说“按照他的指示所办的仍然是余云岫当初想办的事”(余云岫当年是要“废止中医”)。对同一个“批示”,柳氏自相矛盾地同时判断为“对中医的保护”和与其相背反的“困扰中医”的“悖论”和“废止中医”,一目了然违反了逻辑学同一律和不矛盾律的要求。

综上所述,柳氏以这种混乱的思维和违反逻辑规律的、自相矛盾的论据,来批判毛泽东的“批示”,任何人都会一眼看穿;这不是“语言的误用”,而是一种心怀叵测的“理性的狂妄”和诡辩。而且从以上几点逻辑学上的分析和揭穿,柳氏所制造的“悖论”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是不成立的。

这使我想起一位哲学家的名言:“制造‘悖论’的除了深思熟虑的逻辑学家之外,也还有坏人,他们试图说明‘自己所做的坏事不是坏事’或‘自己所做的坏事不是自己做的’。”(见陈智祥著《当代与未来的认识方法》第 1 版,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355)柳氏试图把毛泽东“批示”捏造为“悖论”,其根本目的是想从“根”上反掉西医学习中医,从而反掉中西医结合。我看真应验了这句富有哲理的名言。

2. 不仅制造“悖论”,还拿出一切诡辩论者惯用的伎俩恶意攻击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的“批示”,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的思维结果。而且,当时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党中央主席。他是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在“中国医药

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科学论断和认识基础上,签写了这一著名“批示”的。可以说毛泽东的“批示”,熔铸着这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的思维、理想、信念、情操和远见卓识。如前所述,新中国建立 50 多年来,广大西学中人员与中医药人员、西医药人员及其他学科的科技人员,在党和国家制定的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方针政策指引下,团结合作,互相学习,努力继承发扬中医药学,开展了中西医结合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进展的实践证明,我们有充分理由说毛泽东的“批示”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它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卫生工作方针、中西医结合方针、中医药方针政策等科技政策的理论基础,而且极大地鼓舞着我国广大西医学习中医,成为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的理论指导。因为“批示”是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的思维,从新视角肯定了我国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工作,肯定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意义;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新的理想——培养“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也提示了可供人们选择的“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中国医药学的新的途径;更揭示或提示了医学上的新的“综合”——中西医结合,等等。不仅展现了“批示”的深刻性和启发性,而且表明“批示”是毛泽东同志“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恩格斯语)的体现。

广大医药科技工作者绝不容忍沾污毛泽东同志这一重要“批示”。

然而,柳氏却通过编造谎言、“偷换前提”、“偷换概念”、“偷换论题”或“转移论题”等手段,歪曲“批示”、污称为“悖论”……。不仅如此,在其使尽全身解数而“梧鼠技穷”之时,还拿出世界上一切诡辩论者惯用的伎俩,玩弄起“小人”之技,污称毛泽东“不懂中医的科学原理,也不懂中、西医的真正区别”。公然对毛泽东进行人身攻击和污蔑!

请问柳氏:你知道吗?毛泽东不仅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而且毛泽东“从细胞学说进化论,从星云学说奥林巴体,从化学反应到光合作用,从火成说到水成说,从季风理论到太阳系学说,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从量子说到基本粒子,从原子能技术到人造卫星技术,从西医到中医,从水利到气象等等,凡是现代科学知识,只要毛泽东能找到的他都学到了。”(孔令华、李敏,“毛泽东的科学观”,见《科技日报》1993年7月11日第2版)。请注意:这里讲了毛泽东“从西医到中医”,“他都学到了”。另外,众所周知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向我国著名中医李鼎铭、刘惠民等等,请教和共同讨论有关中医问题和中西医团结合作、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等问题。柳氏竟污蔑毛泽东“不懂中医的科学原理,也不懂中、西医的真正区别”。根据

何在?这样穷凶极恶地污蔑毛泽东的目的又何在?

任何思想的自我构成都是以某种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为前提的。柳氏之所以有如此极力地梦想通过制造“悖论”,甚至人身攻击来抵毁毛泽东“批示”的思想产生,是有着“看不见的手”和“幕后的操纵者”的,这“看不见的手”和“幕后的操纵者”,便是“隐匿”于该文的反对西医学习中医、反对中西医结合的思想前提。我们必须彻底揭穿其这一“隐匿”的思想前提,让大家看个清楚。同时,我们还必须进一步用哲学的智慧、逻辑的审视和科学的论证,反驳柳氏这篇急于走上“前台表演”的文章,从而彻底消除其流毒和危害,肃清其在学术上,在党的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方针政策上,以及在政治上的恶劣影响。

最后,我们还是再一次摘要最近(2000年8月5日)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余靖同志,在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作为结束语。余靖同志讲道:“中西医结合是我国既有中医又有西医的特定历史下产生的,既是我国医学科学发展的产物,又为医药科学的发展开创了一条新的重要途径,形成了我国医药学的一个优势和特点。经过 40 多年来的实践与发展,中西医结合较好地吸取了中、西两种医学体系的特点和优势,在防治疾病、保护人民健康方面已经和正在取得更加满意的效果,成为我国人民防病治病的主要手段之一,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此过程中,中西医结合总是随着中医与西医的逐步发展而不断前进,反过来又有力地促进中医与西医的发展和提高。这就说明,中西医结合的产生与发展,既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也符合当代科学发展的规律。中西医结合并不是以西代中,更不是排斥中医,相反,只有真正认识到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认识中西医结合是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自觉地真心实意地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中西医结合不仅是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实现中医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卫生工作的一大优势,并已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卫生事业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是全面贯彻我国卫生工作方针和中医药政策的重要体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卫生事业、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等方面肩负重任。因此,促进中西医结合既是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还应当看到,五六十年代培养的中西医结合人员多数年事已高,许多正退出一线工作岗位。但他们功不可没。……要有组织、有计划地继续举办高层次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并制定适当的鼓励政策,认真解决西学中人员的一些实际问题,鼓励和吸引更多的西医学习中医。”(见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主办的《中西医结合信息》2000年第2期)。